

# 楊小樓評傳(四)

周 志 輔

## 全本三國志與大套

提起全本三國志來，三慶班是把常演的單折三國戲，在年底連接起來，分四天演唱，不能一舉出戲名，所以就叫做全本三國志。爲什麼要分四天來唱呢？是因爲那時四大徽班入京以後，定例在前門外幾處戲館子輪流演唱，每班在每家中前半月各演四天，後半月兩次三天，兩次四天，按月週而復始，那個名字叫做「轉兒」，例如三慶班初一到初四在三慶園，初五到初八就轉到慶樂園，初九到十二又轉到慶和園，十三到十六到廣德樓，十七到十九慶樂園，二十到二十三中和園，二十四到二十七廣德樓，二十八到三十廣和樓。又如四喜班，初一到初四在慶和園，初五到初八在廣和樓，初九到十二在同樂軒，十三到十六在三慶園，十七到十九轉回慶和園，二十到二十三在廣德樓，二十四到二十七在慶樂園，二十八到三十再回廣德樓。其他兩個大班，也是照樣的輪轉兒，以免各家戲館子生意上有榮枯，這是不偏不向最公道的辦法。這個轉兒，是在每年三月十八日或年底時，由戲班與戲園商定，名叫「安轉兒」，從此就在每家戲園門口各掛一牌，橫列這一年內各班輪演的日期，而各戲班中亦自備

一牌，詳列某日到某園演唱，此時好戲園是各班都爭，好戲班是各園都搶，所以好的戲班差不多是終年不離前門左右，如上面所提的那些戲館子，都是在前門外大柵欄一帶，三慶園在大柵欄中間路南，慶樂園在大柵欄中間路北，慶和園在大柵欄東頭路北，庚子年被焚，後來爲瑞蚨祥綢緞舖購去改建商店，廣德樓在大柵欄西頭路北，中和園在大柵欄東口內，向南一拐灣兒的糧食店，同樂軒在大柵欄中間的門框胡同內，它不稱園而稱軒的原故，是因爲清宮內有一處同樂園，爲了避免同名，所以稱爲同樂軒，民國以後，纔改稱同樂園的。祇有廣和樓是在前門東的肉市內，爲有名的前明建築，即所謂「查樓」的，據說乾隆皇帝曾經因爲私訪，到過那裏看戲，又曾到前門大街的「都一處」飯館吃過飯，所以這兩處地方，都有一個寶座，不許任何人坐的。這些戲班輪轉到底下底下的時候，都要「封箱」休息，在演封箱戲的那四天，一定要多賣氣力，上演好戲，以酬主顧，所以編四天連臺戲，是恰符合封箱的日子口兒所用的。程長庚繼三國志以後所編的四本取南郡，也是在封箱時連演四天，每天一本。至於封箱戲與封臺戲，又微有不同，因爲那時各班輪轉，譬如年三十晚三慶班是廣和樓的轉兒，那

天就是三慶班的封箱戲，又是廣和樓的封臺戲，如果三慶班在二十七的廣德樓轉兒裏封箱，那就祇能算是三慶班的封箱戲，而不能算是廣德樓的封臺戲，因爲後邊還有一期是四喜班的轉兒，演完纔能封臺呢。所以封箱戲是屬於戲班的，封臺戲是屬於戲館子的，每年雙方各擇一個好日子，來封箱或者封臺，但不一定趕到一塊兒，總之都必有好戲可聽就是了。

還有平時的大軸子，也有時用整本大套的戲，一樣是分四本或八本，預備在一個或幾個「轉兒」裏唱全它，如四喜班的巡環報、胭脂判、福壽鏡之類，春臺班的武戲八大拿，也可以連演好幾天，聽戲的時常每日必到，或者跟着戲班的「轉兒」跑。在道光年間，廣東楊掌生所著的夢華瑣簿裏，即載着「大軸子皆全本新戲，分日上演，旬日乃畢，每日將開大軸子，則鬼門換簾，豪客多於此時起身逸去，……其徘徊不去者，大半市井販夫走卒，然全本首尾，惟若輩最能詳之，蓋往往轉徙隨入三四戲園，樂此不疲，必求知其始訖，亦殊不可少此種人也。」這種風氣，直到同光年間，還遺留着，迄未稍變，而且看戲的豪客，究竟不多，一般觀衆，欣賞本戲的佔絕大多數，那麼班主爲生意着想，爲什麼不多排連臺本

戲呢？這種「輪轉兒」的辦法，一直維持到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八國聯軍入都，前門外各戲園，有的被焚，有的損壞不堪，一時難以修復，於是各小戲園，紛紛邀班演唱，甚至臨時藉廟宇為戲臺，如譚靈培的同慶班，即在東四牌樓八條的元明寺演至辛丑兩宮回鑾，地面復原，同慶班纔移入中和園，就一直唱下去，不再轉移別處；以後如有一處戲館修理好了，就有一家戲班子進去長期演唱，無人再提議恢復從前輪轉的舊制，這些故都梨園的掌故，也就逐漸被人視為陳迹了。

此後一段時期，楊小樓去了上海和漢口，到了年尾，他纔回來，於民國九年（一九二〇）二月十四日，仍在三慶園演唱夜戲，還是中與社，老生約了余叔岩，這是他們二人的初次合作，兩人合演八大錘，楊小樓飾陸文龍，余叔岩飾王佐，錢全福飾嚴成方（不拘臉），郝壽臣飾金兀朮。他這齣戲，在同慶班裏陪着譚靈培唱過，是譚靈培因為王桂官死去，無人伴演，讓他排的，可見譚老板當年對於他的重視與提拔。

民國九年三月五日夜戲，改在東安市場吉祥園演唱，青衣臨時約的尙小雲，後三齣戲碼是楊小樓的艷陽樓；尙小雲的玉堂春；大軸是楊小樓、余叔岩二人合演定軍山，陽平關帶五截山，這齣五截山戲雖短，但是也有俏頭，楊小樓扮的趙雲，就得要搬個「朝天蹬」來露一手呢。

五月十六日夜戲，後三齣戲碼是楊小樓，錢金福合演五人義；九陣風的湘江會；楊小樓、余叔岩合演連營寨。九陣風本名閻風秋，是小天仙科班出身，娶武旦朱文英之女，與武旦朱桂芳為

郎舅。那天錢金福先在五人義中飾顏佩章，後在連營寨中飾東吳大將韓當，許德義飾周泰。

### 慈禧喜歡民間娛樂

五月二十日在吉祥園演妙峯山喜神殿義務夜戲，這座妙峯山，是在京西八十餘里，由山下到廟門是四十餘里，一共由北京去到山上有一百三十餘里，地屬昌平。途中經過大山，極為難走，有五條大路，名叫「大香道」，多是清宮太監們所修，為便利香客，也足見廟裏的緣法，深入宮禁。山上是碧霞元君廟，本來由四月半開廟門半個月，後來一進四月就有人朝山進香，所以實際是一個月月的廟會。朝山的善男信女，貧富都有，王公府第，鉅商富貴的眷屬，也雜在人羣中前往進香。北京在四月初，是春暖花開之候，一向是非常亢熱的天氣，有許多人搭棚捨茶，也算是做功德。在光緒二十六年，那次妙峯山的香期中，忽然來了幾天的大風雨，夾有冰雪，天氣驟變，竟似嚴冬，凍死了香客數百人，後來北京人談起來仍然色變，時常用以警告人們，在熱天亦須多備禦寒之物，總是說「別忘了那年夏天妙峯山凍死人」。

進香的還有各種善會，如開路、中幡、槓箱、五虎棍、少林、十番、跨路、花鉞、高蹻、秧歌、旱船、拾不閑、耍繃子、耍獅子等等，當年香火最盛的時期，曾有二百多檔子，後來也還有幾十樣。有的單獨前往，有的成羣結隊，如大幫出發，必以武技中之嫺熟舞叉者居首，名為「開路」，其香擔子上插有小黃旗四面，前後的八根

繩俱繫有小銅鈴鐺，挑擔子的走起來，步伐整齊，小銅鈴鐺的聲音，亦像似有節奏，招搖過市，好不威風，據說這檔子玩藝兒，曾經進宮在慈禧太后面前承應過，所以特別用黃旗，人們一見這份香擔子在前頭，就知道是朝山的隊伍。其中的旱船，拾不閑，也是北京街頭的玩意兒。早船是一個大人領着兩個小孩，孩子頭上戴着有珠子穗的女帽，身上繫着彩船，兩人敲着鑼鼓，隨跑隨唱，所以叫做「跑早船的」，大多數是河間府人，於農閑的時候，到京裏來斂點兒錢回去過年，朝山的時候，也趕來加入。拾不閑就是「彩唱蓮花落」，丑旦二人，扮起來，隨着「掛搭」板兒唱，這種玩意兒，有時也在小戲園子裏演奏，從前東城有個「抓髻兒趙」，就是唱「拾不閑」有名的藝人，據昇平署檔案裏記載，「拾不閑」也曾經傳過差，進過宮，可見慈禧太后最喜歡民間的娛樂。在廟會上，這些檔子，多半就地要練演唱，算是娛神，觀者如堵，非常的熱鬧，北京其他廟宇，逢到香期，也有進香過會的，不過以妙峯山的善會為最齊全。

妙峯山上的廟向南，山門之內，為正殿及後殿兩層，東邊有喜神殿、觀音殿、伏魔殿；廟後邊有回香亭，可以眺望風景。喜神在梨園行就是稱呼那個「彩人兒」，如四郎探母中公主手裏抱的阿哥，入侯府表大老爺指的娃子，全是它。內行們對於喜神，非常的敬重，在前臺可以隨便耍着玩，在後臺可不能亂動，放在戲箱裏，臉朝下扒着，永遠不准臉朝上擺。在長坂坡，糜夫人跳井以後，趙雲拾起阿斗，是假裝綁在靠肚底下，

可是比劃一下，就用檢場的接過去了，到了漢津口，把阿斗交回劉備的時候，纔由檢場的遞過來，又假裝着是由胸前抱出來的。南陽關的伍雲召，攔子逃生，也是這樣的動作，惟獨余叔岩的四弟余勝孫，唱南陽關，是真的把孩子綁在身上，措着起打，一直到朱燦假扮周倉，吓走宇文成都以後，纔把這孩子鬆下來托付給好友，據說這是老路子，可是看着實在有點不順眼，這種復古運動，殊可不必。

### 兩人湊合一百多歲

那年因為喜神殿年久失修，妙峯山派人下來向梨園化緣，楊小樓本來迷信神道，又兼以與本行有關，所以極力贊助，聯合幾位老角，唱了一臺義務夜戲。那天的戲碼是：悅來店（余玉琴）；烏龍院（田桂鳳、王又宸）；鳳儀亭（十三旦、崔靈芝）；硃砂痣（孫菊仙、尙小雲）；叭蠟廟（楊小樓），這場戲可真算是一臺老古董了。

余玉琴乳名「莊兒」，生於同治年間，在上海習花旦兼刀馬，光緒十一年入京，搭入四喜，十七年改搭春臺，卽於是年，與王福壽、劉永春同被選入昇平署當差，後來與俞菊笙、陳德林共掌福壽班，並成立小福壽科班，所出人材不少。在福壽班時，排出新戲，如兒女英雄傳、十粒金丹、蕩寇志、粉粧樓，俱出自揚州名士李鍾豫（字毓如）的手筆。他扮十三妹，陸華雲飾安公子，王瑤卿飾張金鳳，由俞菊笙飾鄧九公，後來他年老輟演，王瑤卿場中不能唱，改演刀馬旦，陸爲十三妹，換了王蕙芳的張金鳳。田桂鳳是天津

角兒，也是生於同治年間，光緒十三年入京，搭入譚鑫培的同春班，後來譚鑫培重整三慶班及另組同慶班的前期，他均加入，時常與譚鑫培互唱大軸，同慶班後期的花旦，換了水仙花。十三旦本名侯俊山，生於咸豐年間，是山西梆子科班出身，習花旦，而精於武功，同治九年入京，入全勝和班，光緒四年改搭瑞勝和班，光緒十八年，挑入內廷供奉，十九年改搭寶勝和班，二十四年自立太平和班，其身體素健，到晚年入民國後，猶能演繁重的花旦戲，如辛安驛、鐵弓緣，又與王長林合演小放牛，尤爲膾炙人口，兩人歡蹦蹦跳，精神矍鑠，王長林時常向臺下說：「我們倆湊起來，一百多歲了」，引人軒渠。其反串戲，以八大錘及伐子都爲最有名，八大錘的陸文龍係摹倣徐小香。崔靈芝也是老角，唱的是京梆子，正工青衣，兼演花旦，如八義圖、玉虎墜、忠孝牌、回荊州、三疑計、孟姜女、蝴蝶盃、杜十娘，都是他的拿手好戲，其唱工的清脆，念白的嫵媚，做工的細膩，真算是三絕。這鳳儀亭，就是呂布戲貂蟬，崔靈芝飾貂蟬、侯俊山飾呂布，二人工力悉敵，且於唱念以外，各有許多梆子戲的身段，屬於象徵式的動作，傳神阿堵，在二黃班裏，確乎是看不到的。可惜崔靈芝那時是人老珠黃，淪落在天橋歌舞臺大棚裏，與老生薛固久、孫佩亭、小生馬全祿同臺演唱，這些都是當年的紅角兒，如今前門外一帶的戲園子，已經沒有他們的份兒了，若不是這一臺義務戲，他那裏再有機會在城裏頭露，想他個人也不禁感慨萬千。

### 怎麼殺起師兄來了

不久余叔岩退出中興社，於是生旦時時換人，分別在三慶園、中和園及吉祥園三處輪流演唱，白天或夜戲，在十月十七日，第一舞臺又有一臺義務夜戲，楊小樓仍唱的是叭蠟廟，他飾費德功，俞振庭飾黃天霸、俞華庭飾賀人傑，在賀人傑混進莊去以後，黃天霸夜裏越牆而入，從棹子翻下來的時候，俞振庭因爲身體虛弱，已經顯着有些搖晃站不穩，楊小樓不由得上前扶了他一把，人們都笑費德功攙起黃天霸，等到起打的時候，賀人傑拿刀衝着費德功，照例老詞應念「兒呀，你怎麼殺起爸爸來了」，楊小樓那天念的是「師弟呀，你怎麼殺起師兄來了」，既存厚道，尤見身份，這兩句詞改得真好。楊小樓與俞振庭同臺合演，除了在義務戲裏這一齣而外，尙有在肅王府堂會，演過白水灘，楊小樓飾十一郎，俞振庭飾青面虎，此爲王府裏天大面子，把兩人楞桎在一齣戲裏，別處絕無這種機會。

民國十年（一九二一）二月十六日，楊小樓與梅蘭芳再度合作，班名改爲崇林社，就是因爲他們兩人的姓，都有個木字偏旁。那天在煤市街南口外文明園演唱白天，梅蘭芳、王鳳卿合演打漁殺家，楊小樓演鮑陽樓。

二月二十六日白天，梅蘭芳在大軸演黛玉葬花，王鳳卿在倒第二演白馬坡，楊小樓爲配顏良，勾紫三塊瓦臉，李壽山飾曹操。

三月九日白天戲碼，倒第二是下河東，楊小樓飾呼延壽廷，李壽山飾歐陽芳、錢金福飾白龍

太子，這齣戲他在後出四喜班中演過，並且入宮當差時的承應戲目上也曾開了進去。呼延壽廷在傳令時念：「人馬打從得勝門而出」，「得」字念入聲，非常響亮好聽，至歐陽芳用足踢時，呼延壽廷走左搶背，乾淨俐落，尤見工夫。大軸是金山寺，梅蘭芳飾白蛇、姚玉芙飾青蛇、楊小樓飾伽藍神，早年俞菊笙在春臺班飾伽藍係勾黑臉，到了福壽班就改為俊扮了，楊小樓也是俊扮，起打時有一場拋叉，極其火熾。

六月九日吉祥園白天開始排八本連臺混元盒，至六月十九日演全，頭本點妖，請出陳德霖飾金花娘娘。六本都陽湖，由梅蘭芳飾金花、楊小樓飾大聖，起打的時候，梅的刀慢，楊的棍快，時常棍領着刀，兩人均不免相視而笑。

十月九日白天，梅蘭芳演風箏誤，約出陳德霖來飾柳夫人。楊小樓在倒第二演黃鶴樓，飾趙雲、王鳳卿飾劉備、錢金福飾張飛、朱素雲飾周瑜。黃鶴樓的趙雲，是武生老生兩門抱，老生要掛髻口，楊月樓與譚鑫培都唱過這個脚兒，譚氏在宮裏常與孫菊仙、王桂官合演這一齣。朱素雲是咏秀堂的少老板，父名朱小元，唱武旦，他在照春堂錢桂嶠家為徒，習小生，與青衣孫怡雲為同門師兄弟，在光緒三十三年入宮當差，以演周瑜戲為最有名，白門樓及托兆小顯亦稱拿手。

民國十一年（一九二二）二月十五日，崇林社又回到第一舞臺，演了一次營業夜戲，是因為初次與梅蘭芳合演霸王別姬，將從前所排的前後本楚漢爭，刪繁就簡，一夜演全。其中霸王念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離不逝，離不逝兮可

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」四句詩，原先都是坐着念，現在改為站起來，走到臺中間念，帶使身段，尤其顯得悲壯動人。此外韓信本是小生扮的，改為老生，由王鳳卿飾演，增加唱工，更見精彩，姜妙香飾虞子期，於是全劇無一乏角，這天上述極盛，堪稱兩人成功之作。

四月十六日，楊梅兩人又在東安市場吉祥園，白天合演霸王別姬一次，以饗東城那天向隅的人士。

### 與梅蘭芳分道揚鑣

在那年下半年，梅蘭芳自組承華社，從此二人分道揚鑣，楊小樓的班名，改了松慶社，這兩個班子都進了西珠市口路南的開明戲院，分期出演夜戲。松慶社先約的花旦是上海來的林翠卿，楊小樓與他合演過戰皖城。

十二月十日夜戲，林翠卿演打花鼓，這齣戲賈璧雲搭桐馨社時也常演過，在南方很流行，而在北方是多年不見的老戲了。綴白裘收入此戲，註明為「梆子腔」，那時稱一切雜曲都為梆子腔，並不是專指着山陝的秦腔。這齣戲裏的花旦與兩個丑角，都應該學鳳陽話，而且於念唱之時，帶着許多身段，還須翻跌，不僅是專門注意玩笑，當年陳德霖在三慶科班，也曾學過，為了練習招式，沒有少挨了打。北京自從賈璧雲及林翠卿來京提倡這齣戲以後，九陣風也排過一次，是由李壽山陪着演的，完全依照老路，李壽山是三慶班老角，見多識廣，腹笥淵博，九陣風本來是武旦，兼演花旦，演來自然輕靈勝任。那天倒第二

是楊小樓的鎮潭州，他飾岳飛，德珺仁的楊再興，錢金福的牛皋，這齣戲也是武生老生兩門抱，當年程大老板最喜演它，那時是徐小香配楊再興，後來楊月樓也有這齣戲，在「菊臺集秀錄」上，就寫明楊月樓的戲裏，有鎮潭州的岳飛，可是徐小香已經南歸，三慶班的小生改為王楞仙了，等到譚鑫培在同慶班，也是王楞仙陪着他唱這齣戲。俞菊笙在春臺班也曾唱過鎮潭州，那是陸小芬的楊再興、錢寶峯的牛皋、李順亭的六郎鬼魂，陸小芬是錫慶堂陸玉鳳之子，陸玉鳳也是忠恕堂張二奎家的徒弟，唱崑旦，兼青衣，與俞菊笙、楊月樓都算是同門師兄弟，他的長子小芬，係在景春堂朱福喜家為徒，初唱崑旦，於光緒年間改唱小生，在春臺班多年，所以俞菊笙用他為配。全本鎮潭州是在岳飛斬子一場以後，尚有楊六郎托兆，夢中教槍，岳唱大段二黃原板，然後接着與楊再興會陣，用鋼擊楊再興落馬歸降為止，楊小樓每次俱是演完斬子一場即打住，祇有一次在馮耿光（幼偉）家堂會中演全，甚為少見。大軸是叭蠟廟，許德義的費德功，楊小樓飾褚彪，在定計一場，念白的清脆，走邊的一場，動作的邊式，就不用提啦，祇是那一句「江湖哇——人稱——鐵臂鵬」，就必定得一個滿堂好。尤其是張桂蘭與賀人傑被費德功搶進莊去之後，褚彪在後莊門以頭撞門的那份做工，先撞三頭，然後倒退回來，完全是像撞暈了，晃晃悠悠的兩脚八字式，不由自主的，而且是用過猛，被門彈回來的樣子，好得真是無法形容，任何人在這場都做不到這個自然形態。

### 崑曲唱做念打俱全

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一月二十七日夜戲，花旦改了白牡丹（即荀慧生），他是由民國八年去了上海以後，經過四個年頭方向北京，那天是他頭一天在北京登臺演戲，唱的是貴妃醉酒，楊小樓大軸安天會。

一月二十八日夜戲，貫大元的轅門斬子，他是武旦貫紫林之子，幼年在喜車成搭班習藝，也以董伶紅過一時。倒第二是白牡丹的玉堂春，這是唱工戲，與貴妃醉酒同為梅蘭芳的拿手活，看起來，白牡丹在這一時期內，還是走梅派的路子，而沒有創出後來自己的荀派來呢。大軸是楊小樓的挑滑車。挑滑車這齣戲是俞菊笙當年在春台班常演的，戲裏的高寵，本是武花臉的活，應該勾藍花臉，紫藍靠手裏使的大鑼頭槍，就是武花臉的兵器，俞菊笙本來也是勾臉，後來為的省事，就改為俊扮，整個歸為武生行的戲了。這齣戲是崑曲，唱做念打，四樣俱全，楊小樓演來，無一不妙。走邊，觀陣兩場，唱石榴花，黃龍滾，上小樓諸曲牌，帶使身段，不僅是邊式好看，而且處處有準地方，至於白口方面，頭場請令，念「大丈夫既然以身許國，理當報效王家」，得令後的笑，出戰時念「抬槍帶馬」，挑車前念「看前面黑洞洞的，想是敵人的巢穴，自古道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待俺勒轉馬頭，殺他個落（讀若潑）花流水」，俱如哀梨並剪，爽脆無比，尤其是最後那段念白，與長坂坡所念「曹操傳將令……俺趁此機會，勒轉馬頭，殺他個乾乾淨淨」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淨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民國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的夜戲是乾坤帶（李鳴玉），丁甲山（侯喜瑞），汾河灣（貫大元，白牡丹），夜奔（楊小樓）。李鳴玉是鳴勝和科班出身，與張鳴才同科，能戲甚多，醉寫金馬門均為拿手。此次夜奔為舊戲新排，科班裏的武生，從前是都要學它的，此戲出明李開先所撰的寶劍記中，納書楹曲譜即收入此齣，不過夜奔亦有大小之分，小夜奔即祇上林冲一人，從點絳脣起，唱雙調新水令一套，是因他殺了陸虞侯，投奔梁山，一路連唱帶做，身段繁重，途中遇到一座古廟，進了山門，在伽藍殿上，參神已畢，一個轉身，就地而臥，身輕如燕，這裏就看的是工夫，通場到底，沒有別的角色。若是大夜奔則於林冲離廟以後，金槍手徐寧隨後趕來，兩人在黃河渡口相遇，有一場槍對劍起打場面，較為火熾，楊小樓此次所排，即為大夜奔，由錢金福飾徐寧，勾紫三塊瓦臉，威風凜凜，為此戲增色不少。楊小樓排此戲後，適逢去滬之便，又從老伶工牛松山請益，為修正幾處身段，足見其虛懷若谷。

娘子軍，章小山的悅來店，學王瑤卿，樊杏初的孝義節，學陳德霖，那時朱琴心演過昭君出塞，自彈琵琶，後來他兼演花旦戲，以打花鼓為最有名，這時他去了一趟上海，回來搭入松慶社，替了白牡丹，算是正式下海。

五月二十七日夜戲，朱琴心演花田錯，楊小樓大軸演黃鶴樓帶藍花蕩，他前部飾趙雲，後部飾張飛，德珺如的周瑜，貫大元的劉備，錢金福的前部張飛。他這齣藍花蕩，完全看的是身段，唱越調鬪鶴鴉，一拓一式，都有準譜，與尚和玉此戲專看工夫的不同。

六月十八日即癸亥年五月初五日，楊小樓演雙齣，先演麒麟閣，後演雄黃陣，此應節戲，又名盜仙草，亦名瑞草園，是白蛇到北極仙翁那裏盜靈芝草，救許仙性命，與鶴鹿交戰，楊小樓飾白鶴童子，許德義飾綠鹿童子，朱琴心飾白蛇，當年俞菊笙在恭王府堂會裏，與楊月樓朱文英合演過此戲，楊月樓飾白鶴童子，俞菊笙飾綠鹿童子，朱文英飾白蛇，余玉琴飾青蛇，陸杏林飾許仙，可算是珠聯璧合的一齣佳戲。楊小樓演此，當然極盡能事，惟以朱琴心武工夫不夠，起打難見精彩，所以楊小樓多演一齣，以聚眾望。

三月二日三四日夜戲，連演三次開花燈，花旦換了朱琴心，他是票友出身，在民國六七年間，何厚齋即倫貝子的兄弟，倫貝子行四，他行五，人稱何五爺，辦了一個音樂會，裏面崑亂票友都有，在宣武門外大街路西江西會館影排過幾次，俱是好戲，如同五爺與錢金福的富奴救主關界求燈，吳瞿菴的癡夢，袁寒雲的狀元鑽狗洞，趙子敬的酒樓，陳湖陽的獻劍，林鈞甫世哲生的

八月四日夜戲，大軸楊小樓的落馬湖帶公堂

，他飾黃天霸，錢金福飾李佩，遲月亭飾萬君兆。本來這齣戲，在八大拿之內，總是演至水擒李佩為止，現在添出公堂一場，是因為原來黃天霸與萬君兆在夾溝驛定計混入落馬湖的時節，說明祇要救出施大人，不傷害李佩的性命，可是在落馬湖救出施公的時候，施公吩咐，拿住李佩，千

刀萬剛，天霸已現出焦急的模樣，等到將李佩解上公堂，施公不但刀劍了于亮，還定將李佩斬首，黃天霸也沒有辦法攔阻，祇好裝作暈了過去，這就叫做「王法條條不徇情」，也非是天霸不夠朋友。

這個情節，尋常演落馬湖的向不帶它，不過有一本「俠義英圖」，拿黃君兆，當年黃月山（就是黃胖兒），在寶勝和班曾經排過，即是從這段情節裏生出來的，是說擒住李佩之後，萬君兆還重託黃天霸，保住李佩的性命，誰知在公堂上，施公仍是斬了李佩，萬君兆認為天霸失信，忿而絕交，重霸落馬湖，結果也是被擒，又名後落馬湖，雖然不在原來八大拿之內，但是可以與落馬湖連演，而這場公堂就是從俠義英圖裏搬過來的，也可以說是這兩齣戲接筭的關目。

落馬湖這齣戲，是武生黃月山的拿手戲，俞菊笙很少動它，全劇自問樵起，拜莊見褚彪，訪萬君兆，以及酒樓一場，與酒保對話，做工表情，唱念並重，的是佳劇，楊小樓演來，雖然遵着黃派的路子，但是他沒有那些劍拔弩張，過大的動作，是他的修養與天份有過人之處。

### 百代高亭灌製唱片

從前百代公司和高亭公司都灌有楊小樓的落馬湖唱片兩段，就是拜望褚彪那場，唱白均極好聽。現在想起一件趣事，就是那次在開明戲院初排公堂的一天，座兒上了個「滿堂」，楊老板開心極了，特別賣力氣，每場都「卯」上了，在辭別褚彪時，照例唱四句下場，末句是「披星戴月

趕程途」，每次都是乾唱，那天他也許是高了興，忽然要來個特別的唱法，改為「披星戴月我要趕程途哇」，唱完了一轉身，一直的笑着進了後臺，大約自己也覺得透着新鮮吧。他早年在百代公司灌的寶石針唱片裏，那句係用舊的唱法，後來在高亭公司灌的鋼針唱片裏，就改用這個新唱法了。至於在湖邊站着唱的「白浪滔滔水連天」，真是響亮脆生，而且臉上和眼神那份好看，實在難以形容，簡直就如同面對着萬頃洪濤一樣。

十一月三日夜戲，楊小樓與許德義合演蜈蚣嶺，楊小樓飾武松，許德義飾道人王飛天，這齣本是與探莊同為武生開蒙戲，頭場重在走邊，後面難在起打，末了「削道冠」，許德義配演得嚴實合縫，武文華與蜈蚣嶺，是楊小樓離不開許德義的兩齣戲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夜戲，朱琴心初次排陳圓圓，楊小樓在這出戲裏飾吳三桂，武老生打扮，錢金福飾李闖王，候喜瑞飾多爾袞，朱琴心飾陳圓圓。

這是他成心捧朱琴心，與從前為梅蘭芳配春秋配的張衍行，和後來為荀慧生配英杰烈的王甫剛，是一樣的情形。

民國十三年（一九二四）一月十二日夜戲是：叫關（德珺如），蔡家莊（程繼仙，許德義，遲月亭，朱桂芳，朱湘泉），定軍山（貫大元），法門寺（楊小樓，朱琴心，侯喜瑞，王長林）。這齣蔡家莊裏，程繼仙飾鄭天壽，假扮挑牙蟲的婆子，混進莊去，是走張淇林的路子，在同治十二年刊本「菊部羣英」裏載着，寶善主人陳芷衫，唱崑生兼武生，就有這齣戲的鄭天壽，還有珠潤主人李小珍，和景餘堂的徒弟張瑞雲，都是唱武生的，也全能演鄭天壽，足見梨園中的老例是如此。另外由遲月亭飾蔡紀全，這是正工武生的脚色，朱桂芳飾蔡芙蓉，許德義飾魯智深，朱湘泉飾武松，蔡紀全與武松、魯智深起打時，武松、魯智深二人就地連環翻跌，是此戲特有的套子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## 中外文庫 小 草 悲

徐櫻女士著

定價台幣捌拾元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思親、懷舊、憶往，至情至文感人至深，附珍貴圖照多幀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